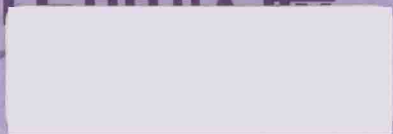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
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

青春的边沿

刘志学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志学 著

青春的边沿

主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与文学名家对话 ·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的边沿 / 刘志学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694-7

I. 青… II. 刘…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213 号

丛 书 名: 与文学名家对话: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青春的边沿

作 者: 刘志学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董 舸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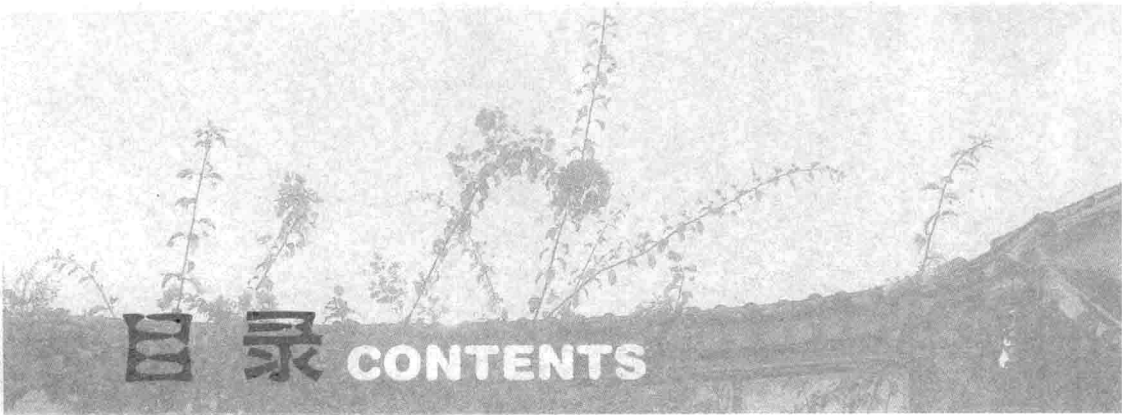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694-7

定 价: 23.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梦里杏花开

老堂屋	002
熟悉里的陌生	004
父亲的老药箱	006
那年交学费	015
再给老师背课文	017
三好学生	020
遗落的家园	021
回望故乡	030
前方有鱼	032
梦里杏花开	033
年年祭灶	036



CONTENTS

第二辑 又听妈妈唤儿声

又听妈妈唤儿声	040
余香犹在的蒸槐花	042
妈妈也追星	043
再扯母亲的手	046
脱去盔甲的父亲	049
凝视父亲	051
岳母做的棉鞋垫儿	053





CONTENTS

第三辑 昨日的伤痕

生命都是平等的	056
自寻快乐	058
“畅想”与愿望	060
青春的边沿	063
昨日的伤痕	065
快乐与忧愁的“墙”	071
换一把椅子	072
为什么不早些撒手	074
一起涂黑了墙	076
国哀日，动车在哭泣	077



第四辑 一梦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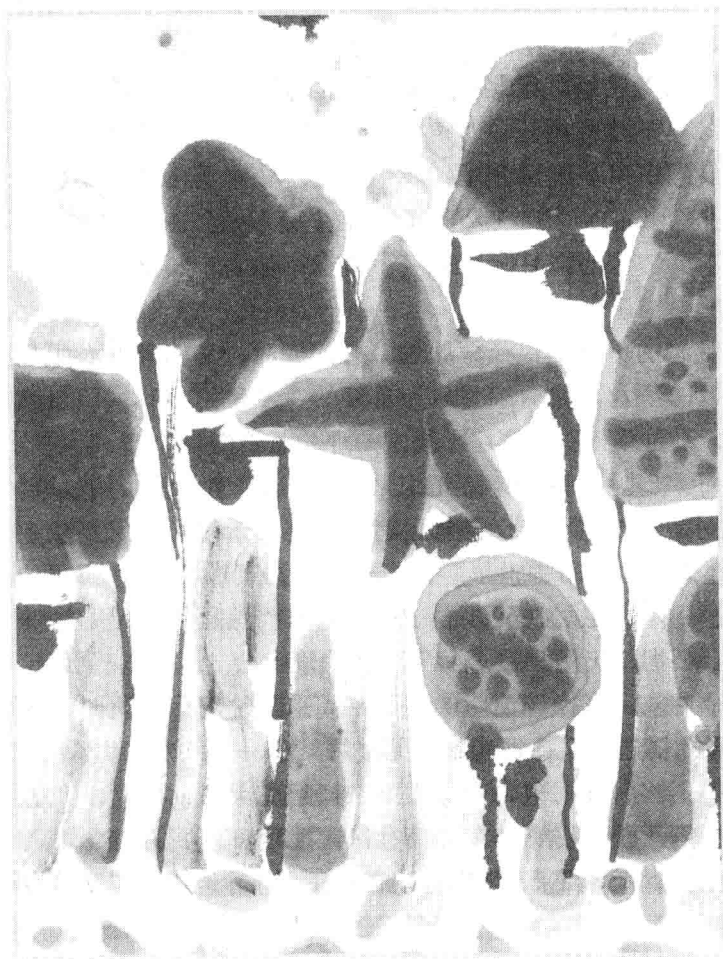
不老的柏杨	082
刘震云“梦回故乡”	089
高贵刘郎	093
泸沽湖散记	096
埃菲尔铁塔，在讨伐的 口中铷进历史	107
一梦蝴蝶	110
“奢侈”的绽放	114
为了孩子玩儿魔方	119

第

一

辑

梦里杏花开



老堂屋

父亲从老家来，掐着烟抽了半天，郑重地说：“你四弟上高中了，三五年即要成家，我决定扒掉老堂屋，再盖新房。”

乍一听要拆掉老堂屋，我心里骤生酸涩，且溢出一种眷眷的依恋，只想再回家看看，算是作别。

我家的老堂屋是豫北平原最常见的那种俗称“外熟里生”的瓦舍。高不盈八尺，却四角卧兽，青瓦叠成的屋脊透着古朴的玲珑。门窗口呈扇形，用砖雕组合了一幅很美丽的图案，两面山墙上除了砖雕的装饰带外，白灰底上赫然8个隶书大字：“紫气东来”、“光前裕后”，那字写得极有功力，却又笼罩着一种风蚀雨剥的苍老。

老堂屋的历史也曾经辉煌过。初落成时，是四邻八乡眼里屈指可数的华堂。我幼年时最为自豪的，便是站在我家门口噙着手指，看过路人对我家房子投来的那种羡慕的眼光。

然而，老堂屋对我而言，记忆最深的，当是童年发生的故事。

大约是我5岁那年，老堂屋落成了。父亲便先把奶奶从叔叔家接过来住。爷爷去世早，作为长子的父亲14岁便在奶奶的眼里成了一家之主。在父辈们当中，爸爸俨然是他们兄弟姊妹的表率。可惜，奶奶只住了两年，在我刚学会“a、o、e”那年的第一个期末，我捧着油印的奖状兴高采烈地跑回家里时，却见老堂屋前搭起了只在别人家才见过的灵棚——奶奶去世了！

我扔下奖状和书包，奔过去站在奶奶的灵床前发愣。我怎么也不相信几天前奶奶坐车去公社医院时还叮嘱我好好念书，放假给她拿个奖状回来，现在竟躺在那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她永远也看不到我的油印奖状了……



那年，奶奶才 59 岁。

我是家里的长子，奶奶最疼我。也许是我从小吃面糊和羊奶长大的缘故，出嫁的姑姑和亲戚们送来的东西，奶奶总是放在她那只老榆木箱子里，然后一点一点地拿出来给我吃，尽管有时她也分给大妹和二弟，却总是我吃得最多，也吃到最后。我从记事时起就和奶奶一起睡。我记得奶奶的脚很小，但裹脚的蓝布条却很长。我的开蒙，就是在奶奶一早一晚缠来裹去那两条长长的蓝布条时开始的。奶奶不识字，却能讲许多典故，唱很多歌谣。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公冶长》、《狼姥姥》的故事以及“正月说媒二月娶，三月生下个小儿郎……”之类的《两头忙》，还有牛得草唱的《十八扯》（奶奶叫《八不连》）等，都是奶奶教会我的。奶奶瘦小的身躯里不知有多少故事、多少歌谣，讲不尽，也唱不完……

然而，奶奶那时却躺到了那可怕的灵床上，再也没有人跟我一起睡在堂屋里，再也没有人给我讲故事、唱歌谣了。我抹了一把簌簌的眼泪，抓过我的油印奖状站在那儿大哭起来……接着，二妹和三弟、四弟相继在老堂屋里来到了人世间，最小的姑姑也在这座老堂屋里出阁了。父亲的头发在这座老堂屋里不知不觉地变得灰白，母亲的身板和脚步也在这座老堂屋里变得弯曲和蹒跚。我住在这座老堂屋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父亲和母亲又在这座老堂屋里的几张凳子上坐着为我定了亲，使我有了一位贤淑的妻子，又有了可爱的儿子。

后来，父亲又陆续领着全家盖了两间东厢房和三间水泥平顶的西厢房，虽然在建筑形式上革新了，却远没有老堂屋的古朴和威严。况且，在农村，堂屋大多是主房，厢房是不能比主房高的。因此，老堂屋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有一种神圣的尊严。我崇敬它，就像崇敬我的奶奶和父母。

流年似水，一转眼 20 多个春秋了，四邻的房舍早已超过了

我们的老堂屋，特别是近几年，我们的老堂屋就像是一群骏马里的老绵羊，个头矮且又老态龙钟，我却丝毫没有感到它应该扒掉。

这对于我，也并非是非敝帚自珍。我总感觉老堂屋是一尊风蚀雨剥、饱经沧桑的丰碑，她记载着我们的家史，记载着我的童年，记载着我的奶奶、我的父母的人生。她是一间广厦，庇护了我们一家几代人的风风雨雨；她是一个襁褓，温暖着我们兄弟姊妹长大成人。

斗转星移。难道古朴非要化为灿烂，那才是延续了历史？我站在老堂屋前，又想起了逝去的奶奶……

我的老堂屋，我不想和你永别！

熟悉里的陌生

十年前，我扶妻携子离开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里的那个小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母亲连夜炒的花生，至今还余香犹在；父亲叹着气默默地把家里仅有的60元钱塞到我的手里，至今还感觉永远花不完；弟弟妹妹帮着我把手足情打进了行李，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背负着浓浓的故乡亲情来到了这个城市。

以后，尽管我们每年都回家几次，可不知何时，每当我再踏进那个熟悉的村庄时，感觉那里已滋生出一股陌生的氛围。

我刚操起扫帚像从前那样去打扫庭院，弟弟跑过来说：“你歇着吧，我来扫。”我挽起袖子像以前那样兴致勃勃地下厨，母亲却为我泡了一杯茶说：“歇着吧，到家了，咋能还让你做饭？”于是，我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看地上的蚂蚁，看天上的云。



别人都在忙碌，我却成了回到家里的客人！

中午，我穿着笔挺的衣裳，端坐在丰盛的餐桌旁，父亲请来几位德高望重者作陪——我心里升起了一堵莫名的高墙，只有我，成了高墙那边的人。

父辈的人唤我的乳名，爷辈的人就去阻止：在外面干事儿的人回到家里，就不能再叫小名啦，得叫大名；从前和妻子在一块儿扎堆闲唠的嫂子婶子们，如今也与她坐得隔开了一席远的距离；儿子淘气揍哭了别家的孩子，那家的大人却把自己的孩子呵斥一顿后，再来给我陪着笑脸说一些愧疚的话……

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被“敬而远之”的寂寞。

逝去的岁月，拉远了我和故乡、父母以及乡邻的距离——尽管我对这一切熟悉得连谁的生日、谁家的人数、谁家的灶门朝哪儿都了如指掌。从前在一起劳作的场面，从前在一起风雨同舟的苦乐，已离我越来越远，幻化成飘逝的记忆。我很想对父母、对乡邻、对这熟悉的房屋、树木和乡间小路说：我只是从这间屋檐下飞出去越冬的候鸟，我的巢还在这里；我还是以前的我，我还会扬场放磙、犁地耙地；我还能卷起裤子，挑上粪桶去田里追肥！

父母和亲友仍然把我看成远方来的客人。早上起来，他们像例行一种程序那样挨个儿地问：“睡得还中吧？冷不冷？”满脸的客气透出了几分生疏，生疏里拉开了亲情的距离。我身在故乡，却居然有了一种客居的感觉。我想起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那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滋味儿，我虽非“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也未“鬓毛衰”，就已经超前地领略了。

生我养我的故乡啊，漂泊在外的日子里，我对家的牵挂始终在心头，回家的感觉也常常幸福地出现在梦境里。我的父母、我的故乡，我只想对你们说：流落异乡的滋味不好受，别再把

我当作客人了。我是这片厚土养育成人的孩子，只不过在外谋生才变成了离巢的候鸟。

我怀恋以前的日子，我怀恋从前的乡情。只有晚上一家人团坐在灯光里，说着那平淡而又世俗的方言时，我才感到一家人在说着一家话，我才觉得我还没有被这个家关在门外，我才从彻骨陌生沉醉在熟悉的、家的温情里……

父亲的老药箱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的肩头上就挎着一个棕色的、印着红十字的小药箱，在村子里从日出转到日落。后来长大了才听母亲给我讲：父亲14岁时就没了爷爷，家里穷，考上高中没上几天，就辍学回家帮我奶奶支撑门户了。他先是当了队上的会计，又到学校教书，后有感于爷爷生病时农村大夫稀少不好请而致爷爷过早地辞世，就发奋跟一位叫“陈四仙”的老中医当了关门徒弟而改了行。

到我懂事时，父亲已学有所成，在四邻八乡颇有名气了，且已主持了村卫生所的工作。那时，父亲的药箱简直就是我崇拜的图腾，时时鼓着肚皮，冲那些胆敢冒犯我的同伴们吼：“敢欺负我？让我爸给你们打针去！”同伴们便立即诚惶诚恐。尤其引以为自豪的是，母亲为我绣的那个花兜肚的大口袋里，似乎从来就没有少过点心、糖块之类当时很少见的奢侈品，那都是没人看管我时跟着父亲到乡邻家出诊，他们经过与父亲三番五次地推让给我装进去的。当我把这些东西拿出少许分给同伴们时，他们立即就会对我感恩戴德，然后我就用居高临下的眼



神儿，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吮进肚子里。

而且，因为父亲的缘故，从我上小学时起，老师们就对我格外优待——坐教室里最好的位置，当班干部，甚至临考试前为我开小灶。当然，他们的家人染疾，也由我立即通知父亲去出诊，而且我还总是说：“爸爸，是俺老师让我……”云云。

背着药箱的父亲为我带来了尊严和骄傲，我也就格外尊敬父亲和崇拜那个小药箱。

随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逐渐长高，父亲的药箱也渐渐地变得陈旧了，那个极醒目的红十字已斑斑驳驳，父亲也不知不觉地长出了几丝白发，但他依然背着他的药箱早出晚归。我们的村子很大，病人就很多，他忙不过来，因此，我几乎没有见过他有一天是在家里囫囵圇圇地吃过三顿饭的。

因为父亲的药箱在我心目中是极其神圣的，所以，我从来不敢私自打开它，尽管我极想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法宝，能让乡邻们消病化灾。

然而，后来我却开始讨厌、甚至仇视那个药箱了。先是一日三餐，父亲不来，我们绝对不能动筷，这是母亲反复叮嘱我们的，非到父亲回家或是得到确切的消息父亲不能来家吃饭时，我们才能开始狼吞虎咽。但这时，我们兄妹几个往往早就饥肠辘辘了。这时一般我就会想，若不是父亲背的那个破药箱，我们何至于此？

有时夜里我们睡得正香，母亲忽然把我摇醒说：“你爸到××村看病去了。天这么黑，路这么远，你去接接他吧。”我知道，父亲不回家，母亲绝不会独自先睡的，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在夜里出诊时借宿在别人家或让人送回来过。无论时间早晚，天气好坏，他都会赶回家里。我虽不情愿，却每次都会很快地看着母亲焦急的样子，迅速地穿衣服。在那些漆黑的夜路上，我不止一次地想：这该死的药箱，害得我睡不成安稳觉，害得父亲整日奔波

劳累。但每次把父亲接到家，他总是很仔细地把那个药箱擦一遍又一遍，确信无一丝灰尘了，就坐在那儿把药箱打开，扔出一堆空盒子，再放进各种各样的、他认为明天要用的新药品，这才才会放心地去休息，但这时，往往已是后半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我揉着惺忪的双眼，准备到学校去上早课时，放在案子上的药箱大多又不见了——父亲一大早又被乡邻喊走了。

幼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在灯光下擦拭药箱的身影，有时我会倚着门框出神地看上半年。然而，父亲原来魁梧高大的身躯日渐一日地被这小小的药箱压得越来越单薄了。未届不惑，父亲的头发就开始花白，脸上也开始出现皱纹，终于有一天，他躺下了……

那晚，已是子夜，北风夹着雪花，一个劲儿地肆虐，父亲还没有回家。母亲攀着门框，站在那里，望着屋门外灯光映照出的、纷乱飞舞的雪花发呆。我一看母亲的神情，没等她支使，就和二弟冲进了夜幕里……

大雪已没过脚面，不能骑车。我们只好袖着双手、缩着脖子，徒步奔向二里以外的邻村。一路上，我和二弟一面咒骂这鬼天气，一面又习惯地咒骂起那只药箱子，还一个劲儿地抱怨这家人的病，生得真不是时候。我甚至怂恿二弟等把父亲接回家，把他的药箱放一个找不见的地方，好让父亲休息几天。但二弟说他不敢——我也不敢，不然干吗去怂恿弟弟？

正走着，二弟突然说：“哥，那不是爸的车吗？”我揉了揉眼，凑着微弱的雪光才发现，爸爸的自行车倒在路边，药箱也躺在那里，上面已落了厚厚的一层雪。

我立即感到头大了几倍，扔下车和药箱不管，慌忙去寻父亲。父亲大概听到了我俩的声音，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我们循声望过去——父亲躺在路沟里，蜷曲着身子，手捂着腹部，身上落满了雪。



我和弟弟哭着把他扶起来，爬出路沟，又艰难地扶上了自行车架，却怎么也推不走。父亲喘息着说：“去，回家拉车……”弟弟蹒跚地跑走了，留下了我和父亲。父亲痛苦得站不住，我们只好蹲了下去。“爸，你咋了啊？”我哭着喊。

“我……我的胃……”父亲痛苦得几乎说不出话了。

我一个劲儿地抽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猛地瞧见了那药箱，便立即把满腹的怨气朝它发泄，一脚把它踢出了老远。药盒、药瓶散在了雪地上。父亲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呼地站起来，挥手给了我一巴掌：“去……收拾……”话没说完，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我没收拾药箱。长这么大，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第一次没听他的话。我扳着父亲的肩头哭喊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和叔叔及二弟才拉着一辆平车赶到。母亲抽泣着让我和二弟回家看门，就和叔叔拉起父亲奔去了公社医院……

父亲因多年来的辛苦再加上随时出诊，饮食一直没规律，早就患了五六年的胃溃疡。那晚，是由此而引发的胃穿孔。因发病急且严重，从公社医院转到了县医院，两个多月后才回到家里。

父亲因保守治疗长时间不能进食，人已消瘦得不像样子，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儿且老长老长，眼窝凹陷，手指就像枯树枝一样。我简直不相信这就是我的父亲。但父亲一回到家里，眼睛却出奇的亮。他四顾不暇，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当他看到他的药箱落满灰尘地挂在墙上时，眼睛又由明亮到黯淡，嘴里嚅嚅：“我不在家，你们也不擦擦……”然后就让母亲拿过去，他抱在怀里出神地盯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从此，我再也不敢动那个药箱了，每当看到它，就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就想起那晚父亲给我的那重重的、至今还

隐隐作痛的一巴掌，但心里却一直仇视那个药箱子。

父亲痊愈后，依然挎着他的药箱，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胃穿孔虽然好了，但胃溃疡依然在折磨他。家里再也没有钱了，因为给父亲治病，本来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的家，已背了近 2000 元的外债，这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为了自己的身体，父亲开始想办法了。后来，他果然配出了一种中药散剂，把自己的顽疾吃好了，至今未再复发过。那之后，父亲又拿着自己配出来的药试着给别人治，结果，凡属慢性胃炎、胃溃疡之类的顽症，少则一剂，至多两剂便根治。这下，父亲更是声名远播。但无论来找他求医的人有多少，他除了把按规定应收的药费如数上交大队外，就只本本分分地拿他一天 10 分的工分，没提过其他的报酬。

父亲把自己的胃病治好，身体日渐恢复，但仍然羸瘦，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魁梧，只是布满皱纹的脸上不再苍白，还透出了一种健康的红晕，饭量也增加了许多……

我读高中时，父亲已在乡医院上班坐门诊了。那只药箱被遗弃在家里，父亲不再背它了。我心里有几分窃喜。后来却总见爸爸回家时又在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它，擦完后便叹气，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呆望着那被他擦得一尘不染的药箱，眼神里似乎有一丝忧虑。

然而，我们吃饭不再等父亲，因为他每星期才回家一次，夜里也不再总去接他。于是，我便渐渐地那个药箱遗忘了……

忽然有一天，爸爸竟又神采奕奕地背起了那个药箱，并且借了许多钱，自己开了个诊所。听母亲说，父亲到乡医院坐门诊后不久，村里的卫生所就解散了。乡邻们有了病就很难得到及时治疗，父亲有时看着有些应该立即就地抢救的病等颠簸了十来里路赶到了乡医院时，已经恶化了，甚至有些就因为把这